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二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上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篇為此卷也此卷凡十四章一章言民和為貴二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

不顧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五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六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七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

順非以諂其上十章言君子立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十一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十三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

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

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

戰余焉能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

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為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

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疏**孟子曰天時至戰必勝矣。正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揆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

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爲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莫能勝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鑿池深之使其不可踰築城高之使其不可攻又以甲兵之堅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死以守至皆委却而去之是地利又不如人和也孟子於前言天時不如環地地利不如人和乃設此文於後而解其言也故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而已矣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詳說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爲界欲牢固其國又不在以山谿之爲險威震天下又不在以兵甲之爲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已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爲矣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從之以天下之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而不戰而已如戰則必勝○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注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正義曰案左傳魯閔公二年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文也○注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孟子雖仕齊處師實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

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儼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

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

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王

使人問疾醫來

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

禮云有負薪之憂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

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

景子曰內則父

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

敬王也

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

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

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無有如我敬王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收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

之問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

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臣輕於王乎

天下有達

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卅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

言古之大

聖大賢有所興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

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

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它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

湯之於伊尹

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

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論

孟子將朝王至而況不爲管仲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

就見者也至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齊王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往而就孟子所館處相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以來朝見而我將視其來朝不知可使

寡人因此而得見孟子否乎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者王之使人既已見孟子而導王之言孟子乃答王之使人亦曰我之不幸而有其疾不能趨造而朝見王以其

孟子不喜王欲使來朝故云有疾以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者言孟子自辭王以爲疾不能造朝之明日乃出弔問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其弟

子公孫丑問孟子曰昨日辭王之使以爲疾不能造朝而今日以出弔問於齊大夫東郭氏或者以爲不可出弔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答公孫丑以爲昨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爲

不可弔孟子於是往弔之王使人問疾醫來者王見使人回報以謂孟子有疾乃謂實有疾遂遣人問疾醫者來問其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愈趨造於朝我

不識能至否乎者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孟仲子時見王使人問疾醫來至而孟子已往弔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疾醫來曰昨日有王命來使孟子朝孟子辭之以其有采薪

之憂小疾不能趨造而朝王今日病以小愈已趨造於王朝我不知于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爲未嘗至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者孟仲子恐孟子歸以爲失言乃使數人而來

告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孟子見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乃見迫於仲子之言遂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

氏宿焉者孟子見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乃見迫於仲子之言遂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

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見孟子不造朝而乃止其家宿焉。於是曰：在閭門之內，則有父子之親，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義。此人之大倫而不可過也。父子則存乎慈孝之恩，君臣則存乎恭敬之義。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而未嘗見子之所以能尊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答景丑言乃嘆惜言。是何言而責我也？齊人皆無以仁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以仁義之道爲不嘉美也？其齊人心已謂是王何足與言仁義之道也？言爾之不尊敬於王，莫大乎此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者，孟子言我非是堯舜二帝之道，則不敢鋪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有如我如此之敬王也。所謂堯舜之道，即仁義之道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然者，景丑言否，我不謂不陳堯舜之道也。以其禮云：父召而子無諾，而不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子固將欲自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不果行，是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以其有逆此禮也。曰：豈謂是歟？曾子曰：晉楚之富，至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於景丑曰：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以其曾子言晉楚二君之富人不可及也。然彼旣以其富，我但有吾之仁，彼旣有其爵，而我但存吾之義，我何嫌不足於彼乎哉？夫晉楚之富，豈爲不義，然於曾子言是止於一道而言之也。一於道而言之，則曾子所以但言吾仁吾義而不嫌於晉楚之富，與其爵也。蓋謂晉楚於富者，以其不過有所施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者，以其足以有制而已。然我之義固足以有制矣。然則富之與爵而仁義得以并而有焉耳。此曾子所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貴不足爲富貴也。孟子所以執此而語景子者，意欲以此齊王之有富貴，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爲富貴也。而我猶曾子但以仁義敵之，何有不足於齊王哉？此所以不欲朝王之意也。天下有達尊三，至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哉？者，達通也。孟子又言天下有達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是也。自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爲尊；自鄉黨之間，莫如以齒爲尊；自輔治其世，長養其民，莫如以德爲尊。以其朝廷貴貴在爵，故以爵爲朝廷之所尊；鄉黨長長在齒，故以齒爲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之輔世而佐佑之，則天下待之而後治，以之長民，則天下之民待之而後安。故以德爲輔世長民之所尊。今齊王但有其爵而安可止，以一一而慢去其齒德二者哉？此孟子所以言齊王不能尊有德之士，故於景子而云然也。故將大有爲之君，至而況不爲管仲者乎？者，孟子又言故將有大興爲之君，必有所不可命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以，其不敢召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此有謀則就而不召，是不足有大興爲也。故湯王之於伊尹，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爲臣。故湯王自七十里而爲天下，但不待勞而爲之王者，齊桓公之於管仲，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爲臣。故桓公亦不勞而爲諸侯之霸者，今天下於齊國其地亦有類於湯桓，其德又與湯桓齊等，其未能有相加尚者，無他事焉。但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夫以湯王之於伊尹，齊桓之於管仲，則不敢召而見之，管仲霸者之佐，且猶尚

不可召見之而況我不爲管仲者乎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已是以不往而見也。注云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正義曰東郭者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注云齊大夫家也以理測之孟子之所以弔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孟子亦何由而弔之。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而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學於孟子者也。注景丑氏齊大夫亦未詳其人也

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

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

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

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當在薛也子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

需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

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

疏

陳臻問曰至可

義曰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至必居一於此矣者陳臻孟子弟子也問孟子前日於齊王之所而齊

王餽賜兼金百鎰而不受於宋國但餽以七十鎰而受之於薛國餽以五十鎰而受之如爲前日在齊不受百鎰是則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爲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爲是則前日在齊不受

一百鎰爲非也夫子於此三者之間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至而可以貨取乎者孟子答弟子陳臻以爲此三者之間受與不受之所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宋之時以其我將有遠行

行者必以有贐故餽之者乃爲之辭曰餽贐我何爲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而不爲非也贐送行者之賄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不虞之心以其時人欲害孟子也餽之者乃爲之辭曰聞孟子有

戒欲以此金餽之可爲兵備之用也如此我何爲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若於齊之時其以無事於我未有所處於我未有所處而餽我以金是以貨財見取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之乎是

所以於齊不受百鎰亦爲是也云有處未有處者如宋以遠行乃以體爲餽於薛有戒乃以兵爲餽是皆若有處以餽之也於齊亦無遠行亦無戒備餽之者亦無以辭處之而餽於我亦無有辭處而受之故也。注云陳臻孟子弟子至二十四兩。正義曰云弟子者蓋時有所問於孟子者即知爲弟子者如非弟子又安得有問於孟子云二十四兩爲鑑案國語有云二十四兩爲鑑又鄭注之

文亦然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

乎平陸齊之邑也大夫居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然則

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

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曰此則

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

知本之在已疏孟子之平陸至寡人之罪也正義曰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孟

故受其罪也疏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

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曰子之持戟之戰士一日三失伍則殺之否乎曰不待三者邑

大夫荅孟子以爲不待三次失行伍也言一次失行伍則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

飢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飢歲子之邑民老羸弱者皆

轉乎溝壑壯健者皆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近於一千人矣此孟子首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欲

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爲伍而以下士一人爲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

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

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稱職也孟子故以此喻而終歸諷之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故不肯發倉廩而賑救

十三經注疏 孟子四上公孫丑下 四

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爲者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者孟子又以此比喻而歸諷之也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牧養者則必於牛羊之主求其牧養之芻草矣求牧養與芻草而不得則歸反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而不爲求牧與芻草歟故以比喻而諷問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者距心因孟子以此比喻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臣者臣知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日距心自見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知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知其有罪者惟孔距心故爲王言誦之孔距心之姓也王亦自知治都之臣有其罪者以其本皆自於已故云此則寡人之罪也○注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兮○正義曰周禮云都鄙鄭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云彼君子今不素餐今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熟食曰餐箋云如魚餐之餐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

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三諫不用

致仕

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齊人論者議孟子爲蚺鼃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

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

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

疏

孟子謂蚺鼃曰至綽綽然有餘裕哉○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緩有餘裕乎綽綽皆寬也藉道者優也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至未可

以言歟者孟子謂齊大夫蚺鼃曰子之辭去其靈丘之邑而請爲王治獄之官似近王得諫其刑罰不中者今既以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以言歟否故以此責而感之也蚺鼃諫於王而不用

致爲臣而去者於是蚺鼃諫於王而王不用其諫乃致其臣而去之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者齊國之人見孟子謂蚺鼃乃言曰孟子所以爲蚺鼃使之諫不納用而

去之則善矣美矣其所以自爲其已之諫不見納用而不去則我不知也以言其爲蜚蜚謀使之去而不知自去之故也公都子以告者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此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荅公都子以爲我嘗聞之有居官守職者不得其職而守之則去之而致仕有言責諫諍之任不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而致仕今我無官職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諍則我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綽有餘裕哉綽綽皆寬裕也○注蜚蜚齊大夫靈丘齊下邑至罪麗於民○正義曰蜚蜚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丘者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誓用之于會同三曰誓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鄭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誓詁於書則甘誓大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注臧武仲段干木○正義曰案魯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杜預云御叔魯御邑大夫又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云段干木偃寢而軾聞案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受子貢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是矣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

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驪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驪齊之詔人有寵於齊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旣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

自善不知諂於人也蓋言道不合者疏孟子爲卿於齊至于何言哉○正義曰此章言道不合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言之也已者不相與言也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至未嘗與言

行事也者言孟子嘗爲卿相於齊時自齊國出弔於滕國之君齊王使齊之下邑大夫名曰王驪者爲之輔行輔行言其爲副使也王驪旦夕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

行事也公孫丑問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言齊王卿相之位不爲卑小矣自齊至滕其相去之路又不爲近矣然而自滕反歸

齊其於道路之中未嘗與王驪言行治之事是如之何也以其公孫丑有怪孟子不與王驪言故問之以此耳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夫王驪旣以嘗自謂有治行事我

將復何言哉以其主驪自專為善不諮訪人故孟子所以未嘗與之言也。○注王驪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有云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是知王驪後為右師也王驪姓王名驪字子敖又云至於公行之喪以其禮解之者蓋亦經之文也

孟子注疏卷四上拔勘記

旺相孤虛之屬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旺作王

而破之走者各本同岳本破作被余焉能戰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若之類也

使懷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使下有民字仗其道德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仗道德也

寡助之至音義至或作主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民為天子足利本作天下非也注得

乎民而為天子按此章指文也浦鐘云今脫未知屬何節下非也

孟子雖仕齊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仕下有於字使人往謂孟子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往誤來有惡寒之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疾作病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而拒之也四字

今日弔閩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

從學於孟子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從字

當必造朝也廖本孔本韓本同閩本當必誤倒監毛本承閩本之誤

而心不欲至朝各本同考文古本心作必具以語景丑氏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景丑作景子無氏耳二字孔本韓本作且以語景子足利

本作且以語景子耳

君臣主敬

石經諱敬作欽下並作欽

景丑責孟子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丑作子

今人皆謂王無知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皆作言誤

豈有如我敬王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邪足利本作耶

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

各本同考文古本無無諾二字

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召呼誤倒

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

三本嘗誤常

我臣輕於王乎

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臣作豈按豈是也

桓公之於管仲

桓石經諱似作威

烈之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功字足利本也作耳

可從而受教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也字

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也字作已無而朝見於齊王六字足利

本與古本同無上也字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

言晉楚二君之

富

閩監毛三本君作國

而晉楚富貴不足為富貴也

閩監毛三本為上有以字

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

百百鎰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此十八字作鎰二十四兩○按作二十兩乃與為巨室章合

可嚮以

作兵備

音義出可嚮云本或作育

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可之二字

是其禮當其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是

則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為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為是

閩本同監毛本兩七十鎰下並有受薛五十鎰五字

平陸齊之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下

以昭果毅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以作戎與左傳合考文古本以上有戒字非

凶年饑歲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饑作飢

為罪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所與二字

故受其罪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距心自見於王

補案距心自三字疑衍

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兮

閩本同監毛本刪至不素餐兮五字按不素餐兮章指文

也偽疏連解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

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熟食曰餐箋云如魚餐之餐

閩本同監毛本刪去

無使罪麗於民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作母音義出母使按作無非也

孟子為氓鼃謀

廖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謀誤諫

不用而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不用二字

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不用二字字而作又考文古本與廖本同又作亦

諫諍之官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諍作爭

皆當致仕而去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仕作位

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

裕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豈不綽然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木

偃寢而式閭

考文古本誤問

○註臧武仲段干木○正義曰按魯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

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杜預云御叔魯御邑大夫又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云段干木偃寢而軾閭按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受子貢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是矣此偽疏釋章指文也閩本同監毛本刪去出弔於滕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有寵於齊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齊作王蓋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言之也已閩本同監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二十字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驪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言遜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為解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有言小睡與白本有言言姑不丈夫則不與

一山外見觀音
開闢王三本同類本其本

一諸侯
開闢王三本同類本其本

卷之五

此後再舉國兵討之其意謂雖曰聖人蓋弗爲爾斯也而天下以聖爲歸者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下

公孫丑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

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位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

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

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嬰之飾

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

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

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且比化者無

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校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吾聞之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喪之以禮可謂孝也已**疏**孟子自齊葬於魯至

不以天下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者言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歸葬於魯國既葬又反於齊下嬴邑而止焉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者充虞孟子弟子也言孟子止於嬴邑弟子充虞請見於孟子曰前日孟子喪母之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匠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

事嚴急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孟子既葬而反願竊得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此充虞請問以此也其問孟子為棺槨之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至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皆孟子答充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棺槨薄厚無尺寸之度自中古以來棺厚七寸以槨相稱之自天子通於庶人皆然非謂直為

人觀美好也。然後乃爲盡於人心也。以其不得其厚用之。則不可以爲悅於心也。既得以此厚用之。而財物無以供贍其度。亦不可以爲悅於心。如得之以此厚用。又有財物以供其度。古之人皆用之。以厚葬其親也。我何爲而獨不如是也。且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無使其土壤。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無快乎。校快也。以其人子之心如此。得厚葬其親。乃快然而弗恨也。我聞之君子者。不以天下所得用者而儉薄其親也。注。嬴齊南邑。正義曰。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注云。嬴齊邑也。凡山嬴縣是也。注。重累之數。牆娶之飾。正義曰。案禮記檀弓云。周人牆置娶。鄭注云。牆柳衣也。凡此皆後王之制。又案阮氏圖云。柳柳車也。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高五尺。案喪大記云。君飾棺繡娶二轍。娶二畫。娶二龍。娶二禮器。云天子八娶。大夫四娶。又鄭注喪大記引漢禮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四方。兩角高。以白布畫著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旣窆。樹於壙中。障板也。注。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亦引爲曾子

言也已。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

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

故曰其罪可伐。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

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

齊人伐燕。

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

其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

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

天吏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

今有殺

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

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

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齊國伐燕國乎。

疏

沈同以其私問曰。至何爲勸之哉。正義曰。此章言誅不